



· 儿童诗丛 ·

魔鬼·樵郎·仙女

王亚东 著



海燕出版社

目 录

<u>螺丝顶</u>	1
<u>牡丹仙子</u>	31
<u>魔鬼·樵郎·仙女</u>	63
<u>凤凰台的传说</u>	96
<u>不冒火的烟袋锅</u>	106
<u>双玉奇缘</u>	122

螺 丝 顶

大别山的故事，
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；
大别山的传说，
像山上的树木一样多；
大别山的神话，
像山中的宝藏一样数不清。
我摘下一颗星星，
掘一颗明珠，
讲一个
最最动听的故事。

一

很久、很久以前，
大别山有一条小羊河，
河水弯过九十九道弯，
闯过九十九个滩，
才流出大别山。

小羊河的四十九道弯处，
有一座山峰，
像一个美丽的姑娘，
朝朝迎着日升。

满山的树木，
是姑娘的衣裳；
满山的雾岚，
是姑娘的披纱。
那流淌的瀑布，
是姑娘闪光的头发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
你会听到一声声呼唤；
那哀惋凄凉的声音，
会使你心房震颤。

姑娘在呼唤什么？
为什么那样悲惨？
这里
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

随着小羊河水，
流淌数千年。

山，
原叫螺丝顶，
像她的名字一样艰险。
山上，有数不清的小道，
山中，有走不完的弯弯。

山中有一首民谣，
唱出了山的艰险：

螺丝顶呵，
九十九道弯，
弯弯都是鬼门关，
谁要想上螺丝顶，
势必登天难！

螺丝顶呵，
螺丝扭成串，
条条小路打旋旋，
神仙要上螺丝顶，

山中要他转三年！

螺丝顶呵，
险中险，
路陡沟深多坎坎，
龙王要上螺丝顶，
挂掉几片鳞片片！

在这险峻的螺丝顶上，
有一位放羊少年；
一年三百六十天，
都在山中转。

山，
太熟悉了，
就像身上的衣衫。
路，
太清楚了，
就像手中的羊鞭。

少年叫何郎，
孑然一身孤单单——
从来不知父和母，

从小卖身当羊倌。

羊倌苦，
喝口黄连蜜样甜，
羊倌苦，
春、夏、秋、冬一个天。

寒冬腊月，
身上没有一绺棉；
北风呼号似利刀，
怀抱羊羔取取暖。

酷暑盛夏，
烈日晒得满身汗。
口干舌燥腹中饿，
野草泉水当三餐。

财主的羊群肥了，
何郎的身体瘦了。
财主的羊群多了，
何郎的身体高了。

何郎吃了多少苦，
难用数字来计算；
何郎受了多少罪，
只有螺丝顶看见。

何郎十岁那年，
放羊来到深山，
因走失一只羔羊，
在山中找了三天。

转遍了前山后山，
踏遍了沟沟坎坎，
在一个悬崖顶上，
羊羔正在哀咩。

山羊不能爬的地方，
何郎也敢攀缘；
猴子不能上的地方，
何郎也能站。

何郎救下了羔羊，
羊羔泪眼咩咩。

好像有道不清的谢意，
脑袋直往怀中钻。

何郎的东家，
住在羊河对岸。
百里谁不知道，
“山羊胡子”刘百万。

财主的心都是铁打的，
财主的血都是冰做的；
刘百万见人三分笑，
笑得比哭更难看。

刘百万“乐善好施”；
庙里常捐“功德”钱；
人人都喊“刘善人”，
骨子里却是毒罐罐。
刘百万事事称心，
只有一事不如意。
膝下没有儿子，
只有个千斤叫凤鸾。

凤鸾出落得漂亮，
似带露的牡丹；
凤鸾心底善良，
恨爹爹手狠心奸。

凤鸾已经十五岁，
与何郎正好同年；
一个是小姐、千金，
一个是羊倌、穷汉。

凤鸾和何郎一起长大。
常爱抱着羊羔玩；
何郎和凤鸾一起长大，
常围着羊羔打转转。

上山一同采花，
一个山芋分两半；
一首山歌共同唱，
学着大人“过家家”玩。

下雨山神庙中躲，
刮风何郎来挡寒；

烈日当头汗水多，
核桃树为他们撑把伞。

时光悄悄在流逝，
四季偷偷在转换；
何郎和凤鸾，
出落成了青年！

少年时代的情意，
萌生了青年时代的爱恋。
少年时代的坦诚，
使成熟的心灵相伴。

何郎早起进山放羊，
心中惦着凤鸾；
凤鸾心随何郎去，
只盼太阳快下山。

何郎赶羊回庄，
村口先甩三鞭；
清脆的鞭声像俊鸟，
飞到凤鸾的窗前。

何郎把羊圈上，
怀中掏出玉管，
悠悠扬扬的笛声，
传递着心中的思念。

一曲动人的山歌，
送来凤鸾的心愿：
“今晚月上树梢头，
核桃树下见哥面！”

核桃树下月暗暗，
依偎着何郎和凤鸾。
半晌没有一句话，
心尖尖碰着心尖尖。

何郎心中有多少话，
话到嘴边打转转。
何郎胸中有多少情，
一道闸门关得严！

凤鸾心中有多少爱，

好似一盆火炭炭，
凤鸾心中有多少情，
好似羊河流不断。

羊河的水啊，羊河滩，
羊河的山水可看见？
小姐、羊倌苦相爱，
不怕水深山凶险。

河边脚印一排排，
山中笑语声朗朗，
水中鸳鸯紧相依，
树枝婆娑舞凤凰。

何郎凤鸾常相忆，
忆那儿时好时光：
阿哥阿妹两无猜，
藤萝缠着大树长。

何郎凤鸾常相忆，
回忆那夏季的晚上，
微风轻抚送凉意，

一句句爱语绵绵长。

何郎凤鸾常相忆，
回忆那金秋时光：
满山红叶艳如霞，
处处都是百花香。

“好一个金色的秋天，”
林涛声声在呼喊：
“到收获的季节了，
收获需要勇敢！”

二

何郎和风鸾的相爱，
传到刘百万的耳边；
山羊胡子撮三撮，
两眉拧成一条线。

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
没想想你有没有这个胆！
一身膻腥的臭羊倌，
也想攀龙附凤高枝占！”

三角眼翻了几翻，
葫芦头转了几转；
山羊胡子直哆嗦，
刘百万真的失了眼。

他想了七七四十九天，
脑袋瘦掉了一圈圈；
“乌梢蛇设下绊马索，
疯狗咬人不叫唤。”

一天早晨，
皑皑大雪封了山，
千里一片银白，
不见猴儿林中玩。

刘百万叫来何郎，
三角眼眯成一条线；
满脸堆笑不是笑，
公鸭嗓子沙又顽。

“何郎呵，你很勇敢，

百里难挑的好青年。
忠厚、勤劳又善良，
人人都把你称赞。

“我虽是主人，你是仆，
我对你可是恩重如山；
不求你将来报答，
只要你办事一件。”

何郎不知他卖的什么药，
只是闭口不言。

“其实这件事不难，
我最近身体欠安。
医生叫吃山鸡栗子汤，
要烦你进趟山。

“进山要在天亮前，
捉到的山鸡药力全，
栗子要树上现存的，
时间是三九这一天！”

何郎心中明白，

刘百万居心凶险，
冰雪封山没有路，
哪里是沟？
哪里是坎？

何郎是烈性青年，
生来不知啥是难；
凭他和山的交情，
扭头就进山。

刘百万身后狞笑，
急坏了姑娘凤鸾；
气喘吁吁追村口，
脸似盛开的牡丹。

“阿哥你要小心，
爹爹存心不善。
这皮袄送你穿上；
我等你快快回还！”

何郎接过皮袄，
心中像一盆火炭；
望着深情的阿妹，